

南京不哭

Nanjing
Never Cries

「美国」郑洪◎著



南京不哭

Nanjing
Never Cries

〔美国〕郑洪◎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不哭 / (美) 郑洪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 Nanjing Never Cries

ISBN 978-7-5447-6666-1

I. ①南…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4549 号

Nanjing Never Cries

Copyright © 2016 by Hung Che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6-186 号

书 名	南京不哭
作 者	[美国] 郑 洪
插 图	赵 顺
历史顾问	姜良芹 王卫星
责任编辑	宋 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66-1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敬致中国读者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 *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心愿。

我生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月之前。二十岁赴美国，专攻理论物理。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这十年来，读小说的人愈来愈少。美国书商鉴于经济风险，不愿接受新人。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人都叫苦连天，一个中国人加入竞争几乎绝无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费出版，卖个百十本，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我的决心来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点多钟，我的美国朋友哈维·格林斯潘和威廉姆·马尔克斯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会议。

“那边的主讲人在扭曲历史！”两位教授都说。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室，看见大厅里坐满了人。台上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

会议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广岛事件。

我听了一会，忍不住举起手站起来。我说：“我要请问四位主讲人：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打进屋来制服了强盗，救了你的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执法的故事吗？”

全厅沉静下来。一位主讲人回答了几句，然后台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如果不是某事阴差阳错，投掷原子弹的罪恶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议。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大厅，忽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来，身后是几分钟前站在台上的那个日本人。他对我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刚才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道歉。

其后我给《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广岛事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果。几个月后，这封信被登出来，一些警句被删掉，只剩下短短半页。前述会议的一位主讲人，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

人们，身历八年抗战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世代、千千万万的子孙。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宿舍里，过着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路。这是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这个人不把我视为外人。

在南京的几个月中，我有幸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面长谈。这两位老者向我叙述六十二年前的惨事，讲述中不免流泪。我的妻子志洁当时在旁，也频频以手帕拭泪。

《南京不哭》里面的许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绎。例如，陈梅家庭遇害的许多情节，是两位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任克文许多奇特的个性是我从几位师友身上观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掴的故事源于《拉贝日记》。帕奈号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环球影片公司的现场纪录片。

感谢至今不识的苗德岁教授的热心，把这本小说的消息传给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宋晔女士。感谢宋女士立刻和我联络，此书始得和国内读者见面。

我谢谢汪柄业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细地读了一遍，给了很多建议。王凡和张连红两位教授，为我牵线与有关人士认识。孙宅巍教授给我提供了历史资料。张鑫博士带我领略了南京的不少风光。

我感谢伊丽莎白·查迪斯女士将本书的英文稿 *Nanjing Never Cries* 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社长艾伦·法兰最初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们不出版文学作品。法兰女士又说，她愿意在闲暇时翻一翻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给我一些意见。两个月后，她写了电子邮件给我，说她没“翻”此

书，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读完，后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全书后，又从头再读一遍。她告诉我一个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体制内创一个 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长的名字），接受文学作品及其他的作品，问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虑后答应了，由此 *Nanjing Never Cries* 始得面世。

鄭洪

楔 子

南京，中华民国之首都，一九三七年。

钟山虎踞于左，长江龙盘于后。

南京，烟雨之城！肥鱼在灌满雨水的湖里泼刺地游来游去，稻苗和野花在温柔的雨丝中唰唰地生长。每当春日清晨，鹅卵石的小巷里，小姑娘叫卖杏花——沾满露珠的那种，两个铜板一束。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此筑成全国最牢固的城墙。花岗石为基，尺余长的大砖为壁。以桐油与米胶满灌其隙，滴水不入，坚韧无比。墙周三十五公里，高逾十八米，墙顶可容数马并行。

五百余年来，南京恃此金屏铁障，易守而难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

五个多月后，隆隆的日本坦克直抵南京城下，攻开深逾三十米的城门，冲入南京的断垣残瓦之中。一群群的日本步

兵蚁随其后。一名军官挥起一面惊心骇目的太阳旗，五万士兵齐齐奋臂举枪，呼声动地，震起一大群饿鸦扑扑地飞上通红的天空。

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老百姓习惯称它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原为一个绿茵、月门、飞檐、荷花塘组成的静谧世界，此刻却成为两万余名惶惶妇女的避难所。

金女大校园有一幢红砖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小办公室，二十七岁的约翰·温思策正在里面匆匆忙忙地为难妇们安排床位。

这位褐发的美国教授原是中央大学一个研究团的领军人物。研究团的智囊任克文教授积劳成疾，已被护送出城。其余的研究团人员，除了约翰之外，亦已纷纷离开南京。

此时，约翰披着一件黑呢大衣，打一条蓝色领带，左臂上佩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红十字。他整齐的衣着与衣衫褴褛的难妇们成了对比。

难妇们穿着臃肿的、蓝黑的棉袍和棉裤，带着她们认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旧衣、生米、咸菜、萝卜、火腿、雨伞。有人还倒提着咯咯叫的母鸡，散发出一股霉浊的臭味。每当远方的炮声穿透大楼的厚墙时，女人们便吓得龇牙咧嘴，把怀中的孩子紧了紧。

男人都被拦在校外，不准进门。一个淌着口水、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呀呀呀呀地叫着，紧紧地抓着一个女人的袖口不放。女人面临两个选择：抛弃儿子或甘冒被强奸的危险。女人流着泪不停地在泥地上磕头。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当时的负责人，决定借给这对母子一顶帐篷，让他们在刮着北风的荷花塘的岸上度过寒夜。

每逢有空，约翰必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去张望一下。他不放心陈梅，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女孩。

一年来，约翰教陈梅英文，陈梅带约翰找古董，两人成为了朋友。

邻居们管陈梅叫黑毛。黑毛的爸爸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这间铁皮小屋同时也是他们一家八口晚上睡觉的地方。

六个月前，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两人满头大汗地从蜂房也似的古董摊子中钻出来。约翰提议去买两杯酸梅汤。陈梅黑宝石似的眼睛亮了一亮，但她立刻摇头：“我没那么渴。你买一杯，分我一点就好了。”

约翰有时疑疑惑惑，陈梅有没有男朋友？他知道她很少和男孩说话。也许她的爸爸不准。

一场骤雨给了约翰初步的答案。一个早秋的下午，他和陈梅走在街上。忽然雨水如幕，淋了他们两人一头一身。陈梅挽起他的膀子就跑。这无心的动作对约翰不啻是一声轰雷。一个路人白了他们一眼。难怪！几天前他去店里找她，但觉眼前一亮，随之蓦然暗惊：何时开始，这女孩已出落得犹如一束沾满露珠的杏花，而他却浑然不觉？

看不到陈梅，约翰快快地踱回办公室。明妮正坐在一把藤椅上，侧着头听一个农妇讲话。

“我家住在常州城外，”那个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皱纹的农妇说，“一天早上，闺女发高烧。我男人进城替她买药，在城门口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他挣手扎脚地被他们剥光衣服，缚在一辆军车后面。一个天杀的日本兵发动了马达，把他拖

成一条蹦蹦跳跳的泥龙。留在城门外的几个日本兵你指我，我指你的，笑得前仰后合。”

“日本兵尽干些莫名其妙的坏事！”明妮咬牙切齿地说。

“你的男人后来怎么样啦？”约翰问。

“过了几天，我们把他的尸首从河里捞出来了。”

从荷花塘那边传来一连串急促的爆炸声，像黄豆在火热的锅中蹦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难妇们尖叫着抱头跌在地上。大厅像一壶烧开的滚水。

猛烈的敲门声。又是满厅的尖叫。

一个工作人员喘着气跑来：“魏校长，日本兵！”

“他们要什么？”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花姑娘！”工作人员回答。

“要花姑娘，先跨过我的尸体！”明妮大声说。

“魏校长，你小心点。日本兵不讲理。”工作人员说。

“明妮，我来打发他们。”约翰接着说。

“那不成！你是客人。”明妮说完转身就走。

约翰连忙跟在后面。

大门外站着一个日本军官，呢军服，双排纽扣，小胡子，单眼镜，两肩各一道红带，腰间挂着手枪和匕首。后面站着十来个日本兵，黄色卡其布军服，高尖的羊毛军帽，闪闪的刺刀。

“午安，长官！”魏校长说，“请问您有什么贵干？”

“你是什么人？”日本军官用生硬的英语问。

“我是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的负责人。”

“中国大兵躲在你的房子里，我们捉！”

“我们这里只收容儿童和妇女，长官，连男人都没有一个。哪来的中国大兵？”

“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不会变化！”

“我非常抱歉，长官。您不能进入这幢大楼。我们的校园属于南京安全区，长官。”

“胡说乱叫！跪下！”

“什么？”明妮瞪起眼睛，“我是美国公民。我不跪，你敢怎么样？！”

啪！日本军官扇了明妮一记耳光。女传教士掩住脸不住地倒退。

“喂，你违反了国际公法！”约翰踏前一步，用他的身体阻住门口，“这里是美国的领土，我不准你进来！”他指着门外的星条旗大声说。

“你有中国兵。你反对红十字会规定。我们抓！”日本军官把两根粗手指重重地点在约翰的胸上。

约翰将手指一把抓住，踏前一步，只见荷花塘岸上有一男一女倒在地上，血水汨汨地流。

他的脸倏然变色，“上帝！”他喊了一声，“你们做了什么？”

“不过杀了两个支那人。”日本军官面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约翰厉声问。

“那个男的要逃。”

“什么男的？他不过是个智障小孩，理解力还不如一个三尺童子，”约翰沉痛地说，“他害怕，就跑。没有一个文明人会认为这是死罪！那个女人呢？”

“她袭击我们的战士。”

“一个弱女子，手无寸铁，能袭击什么人？你们这些军人真是日本的耻辱！”

军官勃然大怒。他拔出匕首，扑向约翰。约翰啪的一声把匕首打在地上。

日本兵齐声大喝，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指住约翰的眼睛。

日本军官望着比他高了半头的约翰，大口喘气。几秒钟后，他挺出的胸膛忽然像被刺穿的气球，一下陷了下去。他举起右手，日本兵们便一齐把刺刀收回。

军官蹲下身拾起地上的匕首，狠狠地说：“你碰到中国兵，叫他投降。我们不杀他，还给他饭吃，给他水喝。”

他悻悻地带着日本兵走出校园。

下午两点钟，约翰跟着明妮匆匆赶到红十字会厨房。约翰狼吞虎咽地把一个三明治塞进肚子，便一个人赶回办公室。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软弱地靠在办公室门边。他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为什么穿这么大的红毛线衣？”然后他才认出这个年轻的女孩正是他寻了千百度的陈梅！

陈梅的长发盖住她的脸颊，血污的眼睛半开半合，手臂晃晃荡荡，破裤里露出大腿。她的嘴唇在颤动，身体在发抖。她的眼珠左右乱转，但没认出他来。他温柔地去握她的手。但她把他甩开，然后凶狠地瞪住他。过了好久，她的敌意才慢慢消失，眼神也柔下来。她似乎想举起她的右手，整个人却无声地软下去。

他一边把她撑起来，一边祷告：“主呀，这女孩是一张纯洁的白纸。我希望你没有让她受到日本兵的污辱。不然，

她清醒以后就会自杀！”

在办公室门口，他的鞋底被门槛绊住，几乎跌了一跤。

“约翰，小心！”明妮的声音。她刚刚赶到。

“谢谢，明妮，”他竭力把脸部绷紧的肌肉放松，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我的视力实在糟糕！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了九年书，就是这种结果。”

明妮这时才看到陈梅的样子，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一边帮着约翰把女孩安置到一把椅子上，一边问：“陈梅怎么啦？”

“我想都不敢想。”约翰说。

“医生差不多逃光了，这个时候不容易找。我们先给她喝口茶，再把她送医院。”明妮说。

明妮递来一个茶杯，滚热的瓷器烫了约翰的手。但灼痛模糊了他的心痛，反令他好过些。

“陈梅，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把茶递过去。

没有回答。

“你的父母弟妹呢？”

没有回答。

“没关系的，陈梅，”他安慰她说，心却猛跳，“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身上痛吗？”

她点点头。

“你能走路吗？”

她摇摇头。

心痛一下子全回来了：“我去找一辆黄包车，送你去医院！”

还没走出校门，就碰到约翰·拉贝，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这个秃头的德国商人答应把他的私家汽车借给他。

约翰赶回楼房的大厅。他惊讶地发现，刚才软瘫在躺椅里的陈梅不但已经站起来，而且像一头负伤的野兽似的在大厅里团团乱转。看见约翰她就高声大叫：“他们杀了我的爸爸！他们杀了我的爸爸！”

全厅的人都转过身来望着这女孩。

“冷静点，陈梅。”约翰温和地说。

“我恨死他们了，约翰！”陈梅大声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每一张脸！”

她眼中的猛火一下烧到他的脸上，把他吓得倒退了一步。

他鼓起勇气，拍拍她的肩膀说：“哭吧，南京的女孩！哭个痛快，你会觉得好过些。”

“不！不！不！不！我不哭！”女孩说，然后大声喊道，“**南京不哭！**”声如雷轰，把约翰的耳朵震得嗡嗡发响。“约翰，你瞧着！”她又喊道，“有一天，我会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掉，挖出他们的心、胆、肝、肺，全部活生生地嚼烂，一口一口地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把他们的尸体烧成一堆灰，一概丢入猪栏里去喂猪！”她的声音是嘶哑的，她的眼睛是通红的，但完全是干的。

一个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温教授，日本人在校门前架起了机关枪！”

约翰唰地一转身，冲向大门。

目 录

楔子	001
----	-----

第一部曲

第一章	陈梅的故事	003
第二章	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名	015
第三章	上学记	021
第四章	庚子赔款基金会	030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038
第六章	瓶子里的神魔	043
第七章	大疮	049
第八章	英国人不是走私贩子	055
第九章	大清乾隆年制	067
第十章	南京的美国人	075
第十一章	明孝陵的建筑工人	097

第二部曲

第十二章	范先生	115
第十三章	姚馆长	120
第十四章	西安事变	134
第十五章	红脸与黑脸	143
第十六章	秦淮河上的酒楼	152
第十七章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159
第十八章	黄埔军校	169
第十九章	委员长	182

第三部曲

第二十章	十万将士生死之谜	203
第二十一章	欢迎大日本皇军！	209
第二十二章	帕奈号事件	232
第二十三章	难民潮	241
第二十四章	日本人来了	255
第二十五章	地狱门去来	276
第二十六章	南京安全区	290
第二十七章	冬天的早花	299
第二十八章	最后胜利！	315
第二十九章	银坠子	334

后语	355
----	-----